



专访《奥本海默传》译者汪冰：

奥本海默是一个内心有指南针的人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最近，由诺兰执导的电影《奥本海默》正在热映，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.8分。

罗伯特·奥本海默是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，被称为“原子弹之父”。1942年8月，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“曼哈顿计划”首席科学家；1945年7月，他主导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。

在这之后，奥本海默不仅睿智地申明了核弹的危害，也充满希望地提及了核能的潜在益处。奥本海默成为同代人中非常著名的科学家，同时也是20世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。

《奥本海默》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于同名原著、普利策奖获奖传记作品《奥本海默传》。随着电影上映，该书中文版已同步推出，由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翻译。

《奥本海默传》由美国的凯·伯德和马丁·J.舍温撰写，追溯了奥本海默的一生，探究了奥本海默独特的个性。在长达25年的写作过程中，作者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，如美国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、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，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超过25年对奥本海默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，作者还采访了奥本海默近百名亲友、亲人和同事。

日前，《奥本海默传》中文版译者汪冰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，结合诺兰的电影，分享翻译这部著作的过程。

汪冰在看电影时，印象最深的片段是核弹爆炸那一刻。“我们一定是先看到亮光才听见声音，最后才感受到了核爆炸威力掀起的尘暴，因为光速比声速和风速都要快很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隐喻。我们

在爆炸那一刻看到了光，看到了力量，但是随后而来的东西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究竟创造出了什么？”

汪冰认为，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和传记的书名一样——《奥本海默传：美国“原子弹之父”的胜利与悲剧》。“我很喜欢最后停留在悲剧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欢庆胜利，但是只有悲剧才让人反思。诺兰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唤醒所有人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反思精神。”

奥本海默既活在科学家求真的世界，又活在社会正义追求者求善的层面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翻译《奥本海默传》的契机是什么？

汪冰：我翻译的第一本传记是《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传》，与我合作多年的中信出版社的编辑韩笑老师一直对电影很有热情，她也听说《奥本海默传》会被改编成电影。她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后，我读的时候发现书里有两处提到了达·芬奇。

第一处说，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和奥本海默这样的人，是难得一见的历史人物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他们，但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那种理想的状态，是我们可以参考的。对我来说，他们提供了一种“人”的标本和参考框架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、喜好去对照和取舍；第二处提到，让奥本海默说谎，就像让达·芬奇修改解剖图一样困难，是不可能的。

我读到这两处，感觉好像是冥冥中的某种缘分，就像诺兰在他前面电影《信条》里提到奥本海默的名字一样，埋了一个伏笔。达·芬奇在求真中求美，奥本海默一直活在科学家求真世界里一边活在一个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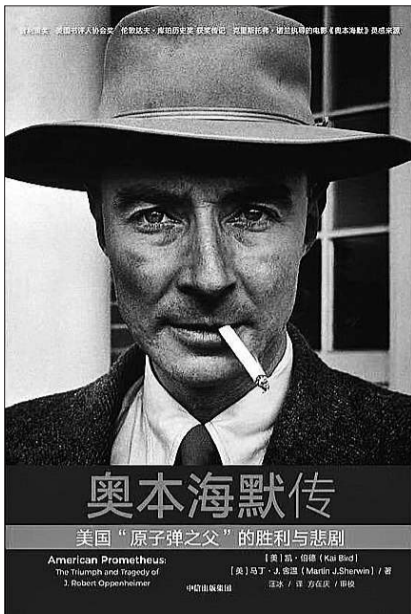
汪冰 受访者供图

会主义追求者求善的层面，与此同时，他还活在一个哲学世界中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翻译过程有什么特别体验？哪些很打动你？

汪冰：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。2022年，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翻译《奥本海默传》。在翻译的过程中，我头脑的状态是属于那种单线程的，基本上只专心做这一件事，这对于“社恐”来说挺好的，只和文字打交道，而且有机会悄悄地走进一个人的命运轨迹，走进他的精神世界。这为我带来了内在的满足感。

原先我对奥本海默的了解也非常有限，这本书里奥本海默无数的生命细节是



《奥本海默传》书封 受访者供图

不为大众所熟知的，等待我们去发掘。奥本海默内心世界“戏很多”，他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很触动人心。

这本传记打动我的一点是，奥本海默可能比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出色太多，他生活在一个大时代，但是他的很多心理困境对任何人来讲算不上陌生。贯穿奥本海默整个人物灵魂的关键点是：自省，他能够进行自我觉察、自我怀疑、自我批判等。

内心有自己的指南针，想过一种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人生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作为一个心理学研究

作家说



蔡骏 受访者供图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悬疑、上海，这是作家蔡骏身上的两个标签。从2001年长篇悬疑小说《病毒》横空出世，此后他以旺盛的创作力，接连出版《猫眼》《荒村公寓》等小说，一度连续9年保持中国悬疑小说最高畅销纪录。

很多80后90后是“看着蔡骏的书长大的”，近些年，蔡骏似乎变了。他在2021年和2023年出版的《春夜》《一千万人的密室》，无论题材还是语言，都与此前作品截然不同，很多读者感觉，这不像是同一个人写的，甚至有人怀疑他找代笔了。

出生于上海，生活于上海，蔡骏是一个正宗的上海人。从《春夜》开始，他用大量文学人物的名字和上海的地标相互交织，构建他自己的上海——一个不同于张爱玲、王安忆，或是金宇澄的上海。

蔡骏：生活是最大的悬疑

在蔡骏看来，上海是一个适合悬疑的地方，而生活是最大的悬疑。“对我来说，现在的每一次选择都面临着不可测。我并不知道走出舒适区的挑战最终会怎样，但我愿意去尝试，愿意去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。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《春夜》和《一千万人的密室》可以视为你的转型之作吗？

蔡骏：这两部作品本身在类型、风格、语言上都有蛮大的差别，但共同点是作品的文学性都会更强，并结合了一定的类型性。之前大家知道我的作品往往是悬疑小说，其实我从2014年就开始系统地写纯文学的中短篇小说，一直到今天，不断地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。

从类型小说到纯文学，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，这种挑战明显地在我身上发酵。当然，悬疑小说我依然在写，比如2017年出版的《宛如昨日》《镇墓兽》系列等，只是从《春夜》开始，我有了一个对自己的集中的总结，不仅是文学的总结，某种程度上还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。到《一千万人的密室》，我更想在类型小说和纯文学之间找到一条能够兼容并蓄的道路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无论是最初的《病毒》还是不久前出版的《一千万人的密室》，你似乎喜欢在一个现实环境中讲一个虚构故事？

蔡骏：我喜欢那种亦真亦幻的故事，在现实与虚构间找一个平衡点。如果让我去写完全架空的奇幻故事，对我而言就太遥

远了，没有一个支点——这个支点就是我们的现实。

现实可以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、真实的时间地点，以及我们经历过的所有集体记忆，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要去把握一种真实的典型环境。现实主义，并不等于复制现实；如果完全描述现实，那不如去看报告文学、纪录片，这不是小说承担的职责。文学的真实是更抵达人的本性、人的一种经过提炼的状态。

回到悬疑小说，其实小说中绝大多数案件是不会在现实中出现的，现实案件一般没有那么复杂，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也比较简单。那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设计得那么“有创意”？因为那是一种文学的真实、更重要的真实，体现的是其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问题。

简单来说，可以理解成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是真实的，人物和故事是虚构的，但故事反映出来的人和故事的状态又是真实的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的第一部悬疑小说是2000年发表于“榕树下”网站的《病毒》，当时为什么想写一部悬疑小说？

蔡骏：写《病毒》的时候，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悬疑小说。当时国内没有类型小说的概念，更多的是在说“惊悚小说”“恐怖小说”“灵异小说”，以及传统的“推理小说”。这些概念现在依然存在，只是到了2004年、2005年左右，我突然有意识地想要写“悬疑”来概括以上那些小说类型，因为它

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有悬念。

日本称之为“推理小说”，但日本推理小说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过中国人所理解的“推理”二字，这个概念并不适合直接照搬。《一千万人的密室》中有本格推理的成分，这在我以前的小说里几乎没有，对我是一种挑战。我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案件的几重翻转和诡计设计，是完全原创的，没有受真实案件或其他推理小说的影响。

我可能是一个感性和理性同样强大的人。一般来说，写小说通常是感性思维、形象思维，但写悬疑小说，同时要具备逻辑思维。特别是在案件设计中，一环扣一环，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，小说的整体调整就会巨大。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密不透风，但也想让99%的读者信服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写了20多年，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？

蔡骏：2000年开始创作《病毒》，是一个摸索的阶段；2005年开始逐渐成熟，如《荒村公寓》《地狱的第19层》《蝴蝶公墓》《天机》系列等；到2011年出版《谋杀十年华年》，就开始寻求变化，希望更贴近社会现实；2014年开始写《最漫长的那一夜》系列，重拾中短篇小说。

其实我最早在“榕树下”是写中短篇小说的，属于纯文学，只是《病毒》之后就不太写了，时隔十几年重拾，并不容易。但很幸运，小说在隔多年后发表了，还得了很多文学奖项，让我重拾信心，于是开始了双

重返三国现场

蜀道上的三国往事

□ 成长

“噫吁嚱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”李白的一首《蜀道难》，让蜀道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。而蜀道的历史远不止于此，它既是连接川陕两地的交通大动脉，又是数千年历史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一条条印痕，吸引着后人访古寻踪。日前，蜀道保护利用座谈会在四川省广元市召开，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，要将蜀道考古纳入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，推进蜀道保护利用工作，筹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

蜀道，一般指从古代关中地区通往蜀地的道路，包括从关中通往汉中的陈仓道、褒斜道、褒斜道、子午道，从汉中通往蜀中的金牛道、米仓道、荔枝道等，它穿越了秦岭、大巴山，沟通了关中平原、汉中盆地、成都平原等地理板块，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，由成都出川，或由西安入川，这些蜿蜒在山水之间的古道都是必经之路。

对于三国而言，蜀道的意义更为深远。蜀汉政权立足于巴蜀之地，却以“王业不偏安”的志向，始终怀着“兴复汉室”“还帝故都”的梦想，上演了众多三国英雄驰骋于蜀道之上。历史在这里上演一幕幕悲喜，也留下了众多文化遗存，供我们今人发怀古之幽思。

我们就从蜀汉故都成都出发，沿金牛道北上而行。在距离成都不远的广汉市中心，即有汉代雒城遗址。雒城曾在汉末刘焉时为益州州治，刘焉之子刘璋主政后，不

听群臣劝阻，邀请刘备自荆州入川相助，不久刘备调转兵戈，图谋益州，一路攻到了雒城之下。在雒城，刘备受到刘璋军顽强的抵抗，刘备的重要谋士庞统也在围城中箭身亡。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，目前已发现雒城城垣遗址，以及铭文砖、绳纹筒瓦、云纹瓦当、五铢钱等器物。

由此向北至德阳市罗江区白马关镇，就能看到庞统祠墓，现存祠墓为清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重修，乾隆、嘉庆年间增修。祠内有一座龙凤二师殿，塑有诸葛亮、庞统二人谈论军国大事的场景，“卧龙”“凤雏”于此同框，不禁让人遐想，若是庞统没有英年早逝，此后的三国历史是否会改写？

德阳向北是绵阳，绵阳在汉末三国时名为涪城。城东有一座富乐山，据南宋《方輿胜览》记载，刘备初入蜀地，刘璋就是在这里设宴席落为他接风。刘备酒过三巡，站在山上一览蜀中形胜，不禁感叹：“富哉！今日之乐乎！”富乐山因之得名。在绵阳城西，则有一座西山，此处理葬着蜀汉“四相”之一——诸葛亮钦定的接班人蒋琬。在城中绵阳科技馆前，还存有平府君阙，该阙双阙连同子母阙皆全，上刻有力士像及浮雕人物、车马、狩猎等图，是绵阳现存不多的精品。

从汉阙继续不可多得地前行，就来到了以剑门关为中心的剑门蜀道。今年以来备受游客青睐的翠云廊就在那里。它绵延300余里，有着迄今保存最完好、里程最长、数量最多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，这一万多株古柏在群山之间组成了一条绿

色长廊，成为自然与人文共生的珍贵标本。据传，翠云廊的形成，就是三国名将张飞在担任巴西太守时令士兵沿驿道种树而开始的，民间还有张飞当年“上午栽树，下午乘凉”的传说。如今翠云廊中还有不少柏树，是以张飞、魏延、黄忠等蜀汉人物命名的。

距离翠云廊不远处就是被李白感叹为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剑门关了。剑门关位于龙门山脉的支脉剑门山之间，剑门山全长70多公里，最高峰海拔约1200米，山脉中有一处出现断裂，由72座像剑一般矗立的山峰组成。两山之间出现宽约20米的豁口，其状如门，故曰剑门。剑门的前身是剑阁，诸葛亮为相时，在此“凿石架空，为飞梁阁道，以通行旅”，又于豁口处砌石为门，置阁尉，设戍守，是为剑阁设关之始。剑阁所处的隘口北高南低，北坡十分陡峭，南坡则相对平缓，因此守城方据于关上可居高临下阻击敌人，而攻城者却需要攀悬崖壁再攻城，且没有展开兵力的空间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剑阁建成后，长期作为蜀汉北伐的粮草运输中转之地，它第一次作为伐魏工程的实践，就是公元263年的魏灭蜀之战。蜀汉大将军姜维以三万之兵凭险固守，硬是在这里挡住了已经萌生十万大军。钟会久攻不下，甚至已经萌生了退兵的念头，若非邓艾出其不意地偷渡阴平小路，绕过了剑阁，此役胜负还真不好说。

当地民众为纪念姜维，在剑门关内建有姜维衣冠冢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在剑门关楼西侧的峭壁上，有一处山石酷似一尊巨大

的人脸肖像，当地传说，这就是姜维死后魂归剑门关所化而成，永远守卫着这里。

剑阁向北，嘉陵江畔，有一座昭化古城，此地，在汉末三国有两个名字。初名葭萌，刘备入川，就是被刘璋安置在了这里，而后刘备以此为根据地，徐图南下，才有了益州之地。《三国演义》里张飞夜战马超的战役就是发生在葭萌关了。刘备平定益州后，认为葭萌是自己的福地，遂更其名为汉寿，取“汉祚永寿”之意。

如今的昭化古城主体已经是明清的城墙和屋舍，但城内古朴宁静，并保留着汉代的城垣。蒋琬死后，蜀汉“四相”之一的费祋开府于汉寿。公元253年，费祋在岁首大会上被魏国降将郭脩刺杀，这是三国历史的一个悬念，刺客的幕后指使者是谁，至今依然争论不休。但费祋之死成为三国后期的一个转折点，蜀汉主战派上台，重启大规模北伐，才有了后来姜维的“九伐中原”。如今昭化古城临清门外存有费祋祠墓。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果亲王允礼送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时路过昭化，曾拜谒费祋墓，题写“深谋识识”匾，对费祋有很高评价。

三国故事多以传说而非史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，因此许多未能史书留名的三国人物也会留下一些“遗迹”。距离昭化古城5公里的曲回坝有一座鲍三娘墓。在民间传说与地方志中，鲍三娘是关羽之子关索之妻，两人为了抵御魏军，战死在昭化。如今云南还有一种傣戏叫关索戏，也是由这位虚构的关羽之子而来。1914年，鲍三娘墓

者，奥本海默哪些人格特质让你印象深刻？

汪冰：有人分析过奥本海默的个性，认为他属于“天鵝型人格”。一方面，他以胜出别人的方式获得优越感、光环和荣耀，甚至还有豁免权；另一方面，他在忍受痛苦的时候是非常坚韧的，他要保持自己优雅的状态，他不会失败者而只能是殉道者。

在《奥本海默传》中有这样一件轶事。奥本海默在大学的时候非常用功，但是他会让所有人觉得他毫不用力，因此偷偷地努力不让别人发现。当你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是多么骄傲地在维护他天鹅的羽毛，哪怕脚在不停地滑水，他也要表现出高傲不群的优雅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透过电影《奥本海默》和传记，我们看到奥本海默并不是一个偏执追求成功的人，他有很多纠结和怀疑的地方。

汪冰：我经常说《奥本海默传》全书贯穿着一种焦灼之气，包括看电影的时候也会觉得，这个人有一种存在性的焦虑。奥本海默对于“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”“自己在历史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”“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是什么”等问题有非常高的期许，包括他对权力、对光环、对名誉的渴求等，也是因为他这种“存在性的焦虑”。

奥本海默是一个“坐不住的人”，他的关注点很多很分散，好像要实现“人生最大化”。存在性焦虑产生很重要的一点是：我们一无所知地被抛到这个世上，有的人是从众的，别人被抛去自己也没去哪，而有的人则会想“我要把自己抛向哪里”。奥本海默和达·芬奇一样，有独立的灵魂，内心有自己的指南针，想过一种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人生。

当然，这个“指南针”也有偶尔“不准”

的时候，所以就存在一个校准的问题。书中奥本海默总在“校对指南针”，他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试错，而试错也是试对的过程。我觉得传记中，正是因为他的犹豫和矛盾才让这个变得亲近。奥本海默的“动摇”是有意义的，每一次动摇，有可能是“再确认”，确认你到底要什么。

奥本海默所生活包括他闪耀的时代，恰恰是一个无比混乱的时代，各种力量在角力，同时我们也看这个世界的旧秩序被打破了、新秩序尚未形成，所以人心是动荡的，是迷惘的，是不知去向的。但奥本海默想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做一个永远明智的决策者，所以他会推翻或者去质疑自己之前做的事情。在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，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是要停下来好好叩问内心的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翻译《奥本海默传》对你心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改变？

汪冰：首先是如释重负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可能是中午打开书，再抬头已经天黑了。翻译完的时候，我长出一口气，那是一种陪伴一个人经历了跌宕一生后的百感交集。

尤其我在翻译这本几十万字传记的结尾时，最后那是一句非常平实的、不带任何情感的话——“现在鹰巢湾的那座小屋已经不复存在，它在一场飓风中被撞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社区之家，它所在之处如今被称为奥本海默海滩。”这句话让我百感交集，因为他所经历的人生和结局让人特别唏嘘，一切热闹都归于平淡，奥本海默离世后也只能接受后人对他的评判。

我在译后记里写道：“作为真正的科学家，奥本海默本想让物理学的百年成果带给世界永久的和平；而作为原子弹的制造者，他的成就却让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危机。1965年，在广岛原子弹爆炸20周年之际，他对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朗诵了《薄伽梵歌》里的两句话：‘现在我成了死神，薄伽梵的毁灭者。’”

我希望我能像《奥本海默传》两位作者一样公允地把奥本海默介绍给大家，但是不可否认每一个人阅读奥本海默、看电影都会形成自己的奥本海默，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。

一代人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经验。想要将其完美地用文学表达出来，可能需要若干年之后。就像余华莫言最好的作品，写的不是当下。

对我这一代人来说，我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。上海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个窗口，这在我的作品中体现得还是挺多的。比如《春夜》中一段很重要的情节，主人公消失了，最后在巴黎被找到。如果说过去中国文学的人物归宿更多是向内“溯源”的，那么《春夜》是向外“扩张”的，不仅是时空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

另外很重要的一点，我写的上海有着强烈的“工人阶级”的文化烙印，和一般印象中布尔乔亚式的上海很不一样。其实上海是一个比东北更老的“老工业区”，大部分上海人的家庭背景与工厂、国企有关联。上海也有工业题材，只是可能以前被张爱玲式的上海掩盖了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与悬疑小说会有契合吗？

蔡骏：悬疑小说与推理小说，更容易出现在大城市，因为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。工业文明发展的剧烈变革，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，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悬疑小说的深层内核。

我不觉得类型文学就“低人一等”，只是在我个人想表达的东西，有很多超出了类型。比如，我对世界的看法、我对社会的认知，我自己成长的经验……我最早在“榕树下”就是写纯文学的，从那时候起就积累了一些想法，“积压”了一些故事与创意。因为我觉得自己当时的能力不足以写出来，我在等待自己慢慢成熟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作为一个“土生土长”的上海作家，你在《春夜》中对上海的描述非常细致。与王安忆、金宇澄、陈丹燕这些也被打上“上海作家”标记的前辈相比，你笔下的上海有什么特质？

蔡骏：你提到的那几位作家是我的上



剑门关

视觉中心供图

曾为法国人维克多·谢阁兰（Victor Segalen）盗掘，盗掘引发了周围村民的围观和骚动。这一幕被相机拍下，留存至今。

自昭化北上，过广元，即进入陕西汉中地界，又是一座关隘拦住去路，它就是赫赫有名的阳平关。阳平关是汉中盆地的西大门，在汉末三国，它被张鲁、曹操、刘备等势力反复争夺，从历次战事来看，阳平关的得失几乎就等于汉中的得失。

公元219年，刘备遣诸葛亮北伐，定军山，诱引守将夏侯渊出关抢山，这一招绝妙的反客为主之计，造就了定军山上黄忠力斩夏侯渊的辉煌战绩。后来曹操放弃了阳平关，从而也放弃了汉中之地。汉中的获得对刘备来说不仅有军事战略价值，还有正统战的意义。昔日刘邦就是凭借汉中之地反攻关中，开创了汉家天下。以汉室正统自居的刘备来到了汉水之滨，想念着先祖的伟业，又怎能不壮志满怀呢？

如今，随着西成高铁的开通，从汉中到西安不再一个多小时，便捷的交通工具让蜀道不再“难于上青天”，而蜀道上的那些悠悠往事，已成为这个民族永恒的记忆，如汉水一般流淌不息。